

祖籍、信仰與暴力—— 從文化與心理層面解析 911 恐怖攻擊

◎ 李文肇

美國九一一恐怖攻擊之後，軍事報復和機場警戒頓時成了媒體焦點，全國報章大幅報導軍力調動和新的盤查措施，短期之內雖然有其作用，但長期下來並非解決之道；殺死了賓拉丹並不能保證暴徒輩沒有後起之人，而警戒措施再嚴，碰到有心人哪怕找不到漏洞？此時真正該問的是，暴徒為什麼要這麼做？他們存的是什麼心理？如何防止這種理念的蔓延，讓下一代不必飽受恐怖主義的威脅？過去半個世紀以來，國際暴力衝突的主因可歸為二：一是民族主義，一是宗教狂熱。

民族主義指的是自身民族優越感和對特定民族的鄙視，以及認為歷史上曾經屬於該民族的土地都應該歸他們所有的想法；六年前導致美國奧克拉荷馬爆炸事件的白人優越主義和回教聖戰組織對猶太人的憎恨屬於前者，而巴勒斯坦與以色列爭奪聖地掌控權，以及回族、塞爾維亞族和克羅埃西亞族爭奪波士尼亞的居住權屬於後者。

以巴衝突除了民族因素外，還多了宗教成分；狂信「上帝之言」的猶太墾殖者硬要在阿拉伯人居住區建立自己的家園，以及激進回教徒以暴力手段迫使他人接受自己的世界觀，都在在顯露出了信仰的醜惡面。

問題在於一般人想到民族、宗教時，只看到正面而看不到反面。普通人認為生活在老祖宗的土地上是理所當然的事，而「信仰自由」也是民主國家必備的條件。但當甲民族的祖先和乙民族的祖先在不同時期同樣居住過同一片土地時，這片土地應該屬於誰？堅持祖產獨享必導致兵戎相見。

而某宗教認為只有自己的神是真神，把別人都視為偽神邪教時應該怎麼辦？信仰自由就變成了打仗的藉口。老百姓很少以宏觀的角度來衡量全局，往往只聽信自己一方的片面之詞而感到義憤填膺，願一拚死活。

牽涉到民族宗教時，人們尤其容易被情緒化的字眼煽動：「保衛民族」、「捍衛祖先的土地」、「奉上帝之命」，聽起來是多麼的正義凜然，然而翻成白話也不過是以感性取代理性的排外心理，而這正是暴力衝突的根源。

利益衝突在生活中是無可避免的商場上的利益衝突多半能夠透過協商解決，因為利益是彼此共同的語言，失去了理性必兩敗俱傷。而以自身經濟利益為重的西方國家也多半能夠和平相處，原因就在於誰都不願意破壞促成繁榮的大環境。

怕的就是那些讓情緒駕馭理性的國家，把民族主義和宗教情懷擺在民生、經濟之上情緒是沒有道理的，因情緒而起的衝突也因而無從解決。而情緒化的國家背後必有

情緒化的百姓，情緒化的百姓背後必有一種情感至上的文化，一種鼓勵大家無條件為宗教、民族奉獻犧牲的價值觀。

放眼台灣，似乎正夾在這兩種心態之間——一方面仰賴國際貿易生存，經濟攸關存活，但另一方面也不乏極端民族主義者（無論是台灣民族主義或大中國民族主義），把廣大的社會資源用於民族情緒的醞釀；而來自彼岸的威脅，也正是基於這種民族認同心結，是理性無從插手的情感問題。我們從中東、南斯拉夫等衝突所得到的教訓是，只有在價值觀上淡化民族情感，著重民生經濟，和平才有曙光。

其實多數年輕一輩的台灣民眾已經朝這個方向前進了，儘管被說成是追求物質、崇拜金錢的一代，但物質與理性是一體的兩面——這種共同拜金的心態似乎正是化解恩怨情仇的良藥。

就希望對岸跟進，也希望老一輩不要再把上一代的情緒舊帳轉嫁到下一代。二十一世紀的台灣，乃至於中國，會成為名店林立的富庶之國，還是戰火連連的人間煉獄，關鍵就在於此。（作者李文肇／美國舊金山州立大學外文系助理教授）

自由時報 / 自由廣場
中華民國 90 年 10 月 1 日星期一